

欽定晉書

奏百之十
一百六一

晉書卷一百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六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匄
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
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
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
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爲
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

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
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
爲聘將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
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爲酷虐軍中
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
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勒雖
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
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
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
卽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

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遂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

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閭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瘦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

匠少府任汪復使脩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愨期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旣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爲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

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輅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輅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

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櫺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

永爲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

盪爲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
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
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
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
風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
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
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
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禁郡國不
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
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緇繳上下季龍

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卽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劄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其妻鄭氏爲天王皇后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按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

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
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
龍下書曰過相褻美猥見推逼覽增慙然非所望也其
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
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彊
遇而獻之遽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
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
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
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
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

龍遽疾之如讎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遽以事爲可
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
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遽甚恨私謂常從無
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
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遽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
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
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遽亦
昏醉而歸遽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遽遽怒殺其使
季龍聞遽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遽呼前與語抽
劔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

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楊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嚴湛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皇帝

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謚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季龍衆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

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爲鮮卑敦那所逐旣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

不尅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
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
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尅旣遣子恪
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
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季龍旋
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
于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
賜俘徧於丞郎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
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
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

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於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宜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黃鉞鑾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

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
若伏衆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雲麻
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
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餽乃削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
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
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
官免郎中魏奩爲庶人以其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
旌旗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楊
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
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

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懾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旣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敘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

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
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
其令百寮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
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
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
務而主者循爲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
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
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
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
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

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
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
得其人案以爲令僕之員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
書劉真以爲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真
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慕容
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慙弱徵
還賜徵士辛謚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爲起甲第
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
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
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

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
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旣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
詔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
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爲太
尉與太子宣送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
興屯田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別駕馬詵朝之季龍初
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
進曰爲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爲有無今
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業君臣延
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弗剋爲四夷所笑不如因

而厚之若彼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遠而不悟討之未後也季龍乃止李宏旣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餘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丘人李弘因

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遂連結姦黨署置百寮事發
誅之連坐者數千家季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
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諛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
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
乾坤冥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
游羅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元鑒不
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
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
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
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屬途怨聲塞

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爲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鴈門討索頭郁鞠尅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

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妖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

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
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
申扁有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
之任季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沉湎好獵生
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
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
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
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
段遼之子蘭降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
都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旣

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
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
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宮燕公
石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
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
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
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
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
季龍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季
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

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鴈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旣而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

之房爲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旣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答楷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尅而還黜農爲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

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眚
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
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脩政洪
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
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
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
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
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
采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
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

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
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
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
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
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遂往以聞政致敗
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尠不及禍周有子
頽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
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
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
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

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
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
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
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
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
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
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
宮季龍性旣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
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
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尅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

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
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
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
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
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
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
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
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
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及私令采
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

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遂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廻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脩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

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
之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
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
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
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
何爲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
忽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
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
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
尚未及脩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

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
悅憚其彊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晉書卷一百六

晉書卷一百六考證

石季龍載記上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司十六國
春秋作指

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賀度十六國春秋作貉
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巨一本作宸又一本
作鉅

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左傳有衛大夫禮孔則禮其
姓儀其名也

晉書卷一百六考證

晉書卷一百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七

石季龍下

子世遵 鑒 冉閔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璩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沖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

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尅武街
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
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
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
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旣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
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
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堦上
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
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
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

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
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
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
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
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
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
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
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
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
曷桂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

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
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
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
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
樂耳宣旣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
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
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
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
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
刑文武戰慄士卒飢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

皆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子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疾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遠率衆七千降于季龍自河以南氏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牟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旣死主上必親

臨喪因行大事茂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
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
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
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
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讌
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
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
期而不飲乎因泣然流涕左右莫不獻欵因宿于佛精
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
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

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憊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闇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

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
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
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領而鑱
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
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
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
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
貫其領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
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
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

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爲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耆之女也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耆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

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
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
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
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
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
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
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
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
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
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

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
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
子劉氏爲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
煩卿傅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
嘏爲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卽皇帝位于南
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
王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
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旣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
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
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

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
率衆攻陷下辯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輜車安
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
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
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
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
石苞時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
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
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
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臯犢東

掠滎陽陳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敗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拔其蒲郡始平人馬勗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

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閣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
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爲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
死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
五歲於是世卽僞位尊劉氏爲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爲
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
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
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
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
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爲己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
掠石遵聞季龍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

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李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昏惑爲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於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

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沖幼託之於將軍將
軍何以匡濟邪加尊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惴失守無復
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
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
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閣
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
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
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卽尊位于太武前殿大
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

之禮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於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其妻張氏爲皇后以石斌子衍爲皇太子石鑒爲侍中石沖爲太保石苞爲大司馬石琨爲大將軍石閔爲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太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徧鄴城石沖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

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弒自尊爲罪大矣吳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沖師大敗獲沖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葬季龍號其墓爲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楊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遼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爲南討

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哀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遼聞之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勲於是率衆赴之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勲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勲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勲爲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勲又爲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

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旣而立
衍閔甚失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
閔旣爲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
高力萬餘人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
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
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
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
鑒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
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
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

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僭位大赦殊死以下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闔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

祇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鑿遣石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祇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鑿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啟知鑿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尅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

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計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
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
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
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
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
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
之不爲已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
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
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
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

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
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行撫軍石寧武衛張季
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
州撫軍張沉屯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段勤據黎陽
寧南楊羣屯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
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
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率衆奔
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
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
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

賀度于石瀆鑿密遣宦者齋書召張沉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殺之誅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季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閔字承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

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
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
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
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
封修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龍之敗於昌黎
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
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鑒其司徒申鍾司空
郎闔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
請於是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
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

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縣公封其子胤明裕皆爲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祇聞鑿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祇遣其相國石琨率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祇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

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斬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爲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斬豚于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鍾鼓綿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受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祇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爲麾

下光祿大夫韋謏啟諫切甚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祇大懼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祇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滎頭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黃丘皆爲敵所敗士卒畧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疆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

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
太白經昂當殺胡王一戰百尅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
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縮石琨
等三面攻之祇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
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
送于祇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
李紱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
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饑
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
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

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
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
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
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
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
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
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
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
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
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爲效閔振旅

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秦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祇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祇首于通衢閔兗州刺史劉啟以鄆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

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尅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

鐵鑣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
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
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
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
恪所擒及董閏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
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
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
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鹿皝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
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
新興鄴中饑人相食季龍時官人被食畧盡冉智尚幼

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子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隤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

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儁送闕
既至龍城斬于過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
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
王其日大雪是歲永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
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入居
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羣
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
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皇失
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邑翦

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
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
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
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誓
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
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褫氈裘襲冠帶
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欵絕域承風而納貢則
古之爲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
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
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

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
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
戎狄殘獷斯爲甚乎旣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相屠
鯨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
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爲咎
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殢晉人旣窮其酷永曾之誅羯
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賈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晦三精狡焉石
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羣盜終假鴻名
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篡奪滌虐播聲身喪國泯其

由禍盈

百書卷一百七

晉書卷一百七考證

石季龍載記下是歲永和八年也。

臣宗楷

按永各本

訛太綱目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今云太和乃海西公年號且在位僅五年不可云八年也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七考證

晉書卷一百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八

慕容廆

裴凝 高瞻

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

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魔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魔童巾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魔結殷勤而別涉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魔魔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魔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魔將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魔怒入寇遼西殺略

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虜戰于肥如虜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虜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虜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虜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彊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督虜致敬於東夷府中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虜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虜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慚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

卑段部以虜威德日廣懼有吞併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虜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虜又遷于徒河之青山虜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虜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虜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虜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遼

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
木津等託爲臻報讎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
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
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虜子翰言於虜曰
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
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
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
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
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
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

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
終可以得志于諸侯虜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
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于平
陽王浚承制以虜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
大單于虜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虜鎮軍將軍昌黎
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虜假節散騎常侍都
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
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虜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
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
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

自以爲彊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
伐有罪誰敢不從虜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
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虜將軍單于虜
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虜刑政脩明虛懷引
統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虜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
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
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
魯昌北平陽耽爲謀主北海逢美廣平游邃北平西方
虔渤海封抽西河宋爽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弈平
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

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爲
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銑率
國胄束脩受業焉龐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
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恣自以爲南州
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恣意龐拘留乃陰
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龐以分其地大興初三
國伐龐龐曰彼信崔恣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
旣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
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
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恣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

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廩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苾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廩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廩簡銳士配銳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廩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廩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疑送于建鄴崔苾懼廩之讎

已也使兄子燾僞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
意也崔平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
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
乃遣燾歸說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毖
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燾及高
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
敗之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
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
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
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

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虜遣皝襲之入
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
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皝距之以裴
疑爲右部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國趣
柏林爲左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
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虜侍
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虜
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
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
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

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
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
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
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
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
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
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昌禍於
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侏汜普天
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
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

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
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
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
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
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
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
摧破董卓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
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憑顧陸距魏赤壁
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
盱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儁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

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虜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繫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

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
故遠陳寫言不宣盡虜使者遭風沒海其後虜更寫前
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
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
興尅平崕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
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
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彊匈奴之
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
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蒞國忠於
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勲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

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虜雖限以山海隔
以羯寇翹首引領繫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
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
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虜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
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虜輔翼王室有匡霸
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
勲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
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槩代山南極冀方
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
近準漢初進封虜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

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虜得祇承詔命
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
也而虜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
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
心實爲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
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
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
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
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
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

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虜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及僞僭號僞諡武宣皇帝

裴嶷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嶷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旣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虜時諸流寓之士見虜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爲羣士啓行虜甚悅以嶷爲長史委以

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虜問策於嶷
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
乘其無備則成擒耳虜從之遂陷寇營虜威德於此甚
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
虜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虜威
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還帝試
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
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卽留京輦於
臣之私誠爲厚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
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掃平

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
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
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虜後謂
羣寮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
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蓆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
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
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
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

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
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旣而以王浚政
令無恒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之與三國謀伐虜也
瞻固諫以爲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于虜虜
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虜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
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
紛擾莫知所繫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
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勲占烈此孤之心也孤之
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
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

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
疾篤鬼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鬼除之瞻
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晉書卷一百八

晉書卷一百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九

慕容皝

慕容翰 陽裕

慕容皝字元真廐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
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廐爲遼東公立爲世子建
武初拜爲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討累有
功大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廐卒嗣位以平北
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爲其別
部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

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毖庶兄建威翰驍武有
雄才素爲毖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于庖毖
亦不平之及庖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
昭舉兵廢毖毖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
仁知事發殺毖使東歸平郭毖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
燾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
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毖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
遼東相韓矯立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
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
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咸和九年毖遣其司馬封奔

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岡
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尅段遼遂寇徒河皝將張
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
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皝
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
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
封弈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爲
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
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
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

督承制封拜一如嵬故事詧自征遼東尅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弈襲宇文別部涉弈于大獲而還涉弈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詧將乘海討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詧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尅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萬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詧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詧所擒殺仁而還立

藉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興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爲蘭聲援旣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弈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弈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弈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歸于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弈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

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爲勃援乙連飢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興國與斡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弈等以斡任重位輕宜稱燕王斡於是以咸康三年僭卽王位赦其境內以封弈爲國相韓壽爲司馬裴開陽鶩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並爲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斡以段遼屢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

是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

帝又遣使進旆爲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旆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旆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尅進陷廣城旆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

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旣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

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疇
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
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
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尊嗜何辭而起往者惟
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
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
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
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
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鑿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
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令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

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讎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

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
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
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
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
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
有能履以不驕圖國忘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
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
安枕逍遙雅談卒歲耶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
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彊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
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

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毖稱燕王其年毖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毖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毖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毖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毖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

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螭螭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

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馬而遁毚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毚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渾伐毚諸將請戰毚不許渾以毚爲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毚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毚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爲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弈于盡衆距翰毚馳遣謂翰曰弈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尅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

奔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奔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虢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奔于城爲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虢記室叅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稅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情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

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
百寮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
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
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
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
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
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
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
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
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彊趙東

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
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
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
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殮奉迎石季
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
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
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
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
鄭白西門史起漑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于溝
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

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所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叅軍王憲大

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
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
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
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
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
鯁嫉人有之掩閉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
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未
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
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
雋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

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號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脩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司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旣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尅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

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
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
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由
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
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
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
一見于龍山銑親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
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銑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
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爲官
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

臨觀考試優劣旣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誠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尅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扶餘尅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旣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渤海人爲興集縣河間人爲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爲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爲育黎縣吳人爲吳縣悉隸燕國旣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旣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

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
僞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
僞僭號追諡文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邕廐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後臂工
射膂力過人廐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
有功威聲大振爲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爲
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
及奔段遼深爲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
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
斡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斡躬自總

戍戰必尅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爲事燕主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皝蘭果大敗翰雖處讎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旣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環追騎乃散旣至皝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皝討宇

文歸臨陣爲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
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爲非常孰素忌之遂
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
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賜之市朝今
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尅
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
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但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熒
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

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爲主簿
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旣尅薊城問
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
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
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
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爲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
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
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
此況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
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俟

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爲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
掾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幾其神也
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
主甚見尊重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
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姻且皝令德之主不宜連兵
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
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
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尅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
守徵爲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
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爲軍人所執將詣皝皝素聞

裕名卽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
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號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
裕雅有巧思號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號
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
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
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
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
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號甚悼
之時年六十一

音書卷一百九

晉書卷一百九考證

慕容皝載記南摧疆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一本開境三千上有北取字文四字

晉書卷一百九考證

晉書卷一百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

慕容儁

韓恒 李產 產子績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鹿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鹿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皝爲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僭卽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儁將圖

兼并之計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
陽鶩爲輔義將軍慕容垂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
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儁爲使
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
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虜虢故事明年儁
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
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儁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
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
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儁儁引之觀下
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

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烏紀于
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敘歷能無祥乎且用兵
殺伐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
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
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
勲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祇去歲使張舉
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爲巳象壞而
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
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
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

今已握乾符類上帝江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
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僞既銳信舉言又
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
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白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尙不
欺庸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爲也
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僞殺
之僞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
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
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
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

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尅中山斬白同儁軍令嚴
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
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
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儁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時
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恪及相國封
弈討冉閔於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儁如中山爲
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派水閔威名素振
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爲難用加其勇
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爲
三部掎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

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厲卒
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尅也及戰敗之斬首七
千餘級擒閃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滹沱閃將蘇亥遣
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
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閃將蔣幹閉
城距守雋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鷓巢
于雋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
五色成章雋謂羣寮曰是何祥也咸稱鷓者燕鳥也首
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
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

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
雋覽之大悅旣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
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羣臣勸雋
稱尊號雋答曰吾本幽漢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
數之錄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實匪寡德
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弈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
評攻尅鄴城送冉閔妻子寮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
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雋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己
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
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弈

爲太尉慕容恪爲侍中陽鶩爲尙書令皇甫真爲尙書
左僕射張希爲尙書右僕射宋活爲中書監韓恒爲中
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鹿爲高祖武宣皇帝號爲
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僞僞謂使者曰汝還白
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初石季龍使
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
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僞之應也改司州爲
中州置司隸校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
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
幟尙黑牲牡尙玄僞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

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
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
殿中舊人皆隨才擢敘立其妻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
曄爲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儁
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普壁壘儁遣慕容恪率衆
討降之初冉閔旣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旣死呂護復
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追及于野
王悉降其衆姚襄以梁國降于儁以慕容評爲都督秦
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
慕容彊爲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

河南儁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旣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爲於是令內外戒嚴苻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儁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瓮各以郡叛歸于儁初儁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儁以釗爲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儁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

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爲儀魏晉因循
制不納舄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寮禮卑逼下有違朝式
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
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袞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
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
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唯周官
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
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
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

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始於秦漢迄於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袞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舄而以袞襪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儻曰其舄舄不趨事下太常叅議太子服袞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

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僞正位僞遣慕容恪
慕容塵討之恪既濟河龕弟罷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
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旣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
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罷請率精銳距之若
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
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罷固請行龕怒殺之率衆
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
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
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
疆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疆彼

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
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
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
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尅之必
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
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
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
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
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虜彊遷延不敢進
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尅廣固以龕爲伏順將軍

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留慕容塵鎮廣固恪振旅而歸儁太子曄死僞諡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曄爲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初虜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虢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躡鬣人莫能近虢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虢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聰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鐫勒其

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僞拜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僞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僞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內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

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孤孫煢子十室而
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
一時或依羸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
招魂虛葬以敘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
若斯之流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
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
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邳支之首何以懸
於漢闕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維
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儻
曰焯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

宋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
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鹿廟范
陽燕郡構統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
焉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儁河間李黑聚
衆千餘攻掠州郡殺棗彊令衛顏儁長樂太守傅顏討
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
奇有異常玉儁以爲嶽神之命遣其尙書郎段勤以太
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
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儁遣子入侍旣而投款建鄴結援
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

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儁拜寧南將軍河內
太守又上黨馮鴛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屢言之儁以
平故赦其罪以爲京兆太守護鴛亦陰通京師張平跨
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
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爲鼎峙之勢儁遣其司徒慕
容評討平領軍慕輿根討鴛司空陽鶩討昌撫軍慕容
臧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尙書右僕射悅綰爲
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
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
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悅皆復其官爵旣而平率衆三

千奔于平陽鴛奔于野王歷走滎陽冒奔邵陵悉降其
衆雋于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
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
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
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
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雋覽而悅之
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
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荏拔之
斬雋太山太守賈堅雋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
救之羨師敗績復陷山荏雋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

子封其子泓爲濟北王沖爲中山王讌羣臣於蒲池酒
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
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
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已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
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
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中
庶子旣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
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儁曰卿言
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
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

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
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
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
也雋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旣不
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
茂幼沖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
聖敬日躋而入德闐然二闕未補雅好游田娛心絲竹
所以爲損耳雋顧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哉
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雋夜
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

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僞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嶽蕭館屯于新柵又遣督護徐罔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僞遣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俄而僞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悒然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僞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

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儻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儻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僞諡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儻雅好文籍自初卽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燕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恒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
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
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嵬既逐崔苾復
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叅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嵬
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
大將軍燕王之號嵬納之命羣寮博議咸以爲宜如該
議恒駁曰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
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
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
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

以命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
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虜不平
之出爲新昌令孰爲鎮軍復叅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
大行儁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叅軍加揚烈將軍儁僭位
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儁召恒以決之
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晉爲水德旣而恒至言於
儁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
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爲青龍
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儁
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儁祕書監清河聶熊聞恒言乃

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與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雋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子績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縱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負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儁嘲

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大馬爲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僂俛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尙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儁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

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爲主簿儁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

乃止午恐績終爲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儁責其背親
後至績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讎稱于前史旣官身所
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
也儁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曄立
慕容恪欲以績爲尙書右僕射曄憾績往言不許恪屢
請乃謂恪曰萬幾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曄請獨裁
績遂憂死

晉書卷一百十考證

慕容儁載記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垂一本作霸前
燕錄儁僭號之二年四月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
信都更名曰垂則霸乃垂之本名爾時猶未改也
絳禱始於秦漢。禱監本訛構今從本書禮志改正
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一本作時年五十三在位
十二年綱目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十一月燕王儁
稱皇帝至升平四年庚申卒凡九年若以嗣燕王位
計之在戊申九月則爲十三年不知何以云十一年
也若其年歲則不可考矣

晉書卷一百一十考證

晉書卷一百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一

慕容暉

慕容暉字景茂僑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爲太子及僞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尊其母可足渾氏爲皇太后以慕容恪爲太宰錄尙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副贊朝政慕容輿根爲太師慕容垂爲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

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爲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
爲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曄旣庸弱國事皆委之
於恪慕輿根自恃勲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
權將伺隙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下政殿
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
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
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
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
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
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

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曄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曄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眞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儁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爲前將軍冀州刺史儁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曄使慕容恪等率衆五

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闕兵中路展其蟻蝮之心此則士卒攝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弊此爲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

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于曄曄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勒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曄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興寧初曄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于幽冀曄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曄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臯以爲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于希慕容

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左右中郎慕容筑爲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爲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曄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錄不能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輟弱任重夕惕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叅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

姬旦之勲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
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黜大官塵蔽賢路是以中
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
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
心經畧而思不周務至今二方千紀跋扈未庭同文之
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
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
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
許曄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
懿親碩德勲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

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埽羣凶內清九土
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
今關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
六合豈宜虛已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
之小以成公旦復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曄曰夫建
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位命者則以功成爲效公與先帝
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眚
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
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
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

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
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
俾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格評
等乃止曄鎮律郎郭欽奏議以曄承石季龍水爲木德
曄從之太和元年曄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
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
恪有疾深慮曄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
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曄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
跋扈疆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
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

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埽平關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因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踈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暉暉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谿遣輕騎追盤及於雒城大戰敗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谿遣輕騎追盤及於雒城大戰敗

之執盤戍宛而歸苻堅將苻謏據陝降于暉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暉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暉羣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暉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旣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氏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

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
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
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
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諛圍太傅總京都武
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卽侯微功必
賞此則鬱槃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霸上雲
屯隴下天羅旣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
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曄覽表大
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護知評曄之無遠略恐

救師弗至乃賤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甫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曄僕射悅綰言於曄曰太宰政尙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曄納之綰旣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晉大司馬桓溫江

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伐暉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温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暉寧東慕容忠暉遣其將慕容厲與温戰于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温前鋒朱序又破暉將傅顔于林渚温軍大振次於枋頭暉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温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爲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温糧漕豫州刺史李那率州

兵五千斷温餽運温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温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温班師邀擊于譙温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爲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于苻堅先是暉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

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温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曄評不以爲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論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

曄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爲援且待堅庶
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
曄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曄攻慕容筑于金
墉曄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
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
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
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桓
温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曄曄
遣其大鴻臚温統署真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

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爲建威將軍
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
息內則曄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
切齒焉其尙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
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
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
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
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
明貪惰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
窮弊侵賅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風頽化替莫

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尙能任道捐情肅諸僞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姦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

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
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
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
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
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
以嗇財爲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
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
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
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
奢玩是務令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宰相侯王迭

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論未足甚焉
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
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
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温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
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
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風弊
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并
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
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爲平
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

河通接漕輶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銜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闖關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曄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曄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曄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怪異曄憂懼不知所爲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大師旣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鬪當

以算取之若冀敵不鬪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曄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曄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勲勞專以聚斂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

旋爲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曄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曄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曄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曄將縛之曄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曄于堅堅詰其奔狀曄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

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疑擊桓執而送之堅徙暉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暉新興侯署爲尙書堅征壽春以暉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旣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諡幽皇帝始鹿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鹿孰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

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輿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寮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爲將不尙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

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擘親臨問以後事恪曰
臣聞報恩莫大薦上版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
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
恐二寇必有闕關之計言終而死

陽鶩

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虜官至東夷校
尉鶩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
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虜甚奇之鶩卽王位遷左長史
東西征伐叅謀幃幄孰臨終謂鶩曰陽士秋忠幹貞固
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鶩之將圖中原也鶩制勝之功

亞於慕容恪曄既嗣僞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曄優答不許鶩清真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歛財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嵬拜爲遼東國侍郎孰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

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
僞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克溢
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僞臨終與慕容
恪等俱受顧託慕輿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
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
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
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
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
方飲馬江湘勒銘劔閣况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
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爲冠軍將

軍別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匈奴中
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
兼并欲觀審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
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眞兄典仕苻堅爲
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旣至鄴歷造公卿言
於眞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
兄弟並相知在素眞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
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暉請窮詰之暉評
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
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眞亦

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閭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鬼英姿偉量是日邊豪譽迹姦圖實

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
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
地騁其蝥賊旣而二帝邁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
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
節俟國泰而將狗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
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
故能恢一方之業剗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
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
宗主祭於沖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
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卷甲

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
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
合位止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縛谿壑難滿
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
圖中原燕王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
而拔堅城氣警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
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
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
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

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
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卽
世虐媪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
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
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軻
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
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蠹茲雜種弈世彌昌角端掩
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鳴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
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晉書卷一百十一

晉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慕容暉載記苻堅將苻謏據陝降于暉。○謏前燕錄作
庾綱目晉帝奕太和三年秦苻庾以陝城降燕亦作
庾今從音義作謏

豫州刺史李那。○那一本作那綱目作那

晉書卷一百十一考證